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 尚 书

王世舜 王翠叶 译注



中華書局





ISBN 978-7-101-08303-3



9 787101 083033 >

定价：32.00元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中华  
经典  
名著

王世舜 王翠叶◎译注

# 尚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尚书/王世舜,王翠叶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 1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303 - 3

I. 尚… II. 王… III. ①尚书 - 注释②尚书 -  
译文③中国 - 古代史 - 商周时代 IV. K2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7718 号

---

书 名 尚 书

译 注 者 王世舜 王翠叶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刘胜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6 $\frac{1}{8}$  字数 27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303 - 3

定 价 32.00 元

---



## 前 言

### 一 《尚书》产生的过程及其流传

《尚书》各篇，最早当成于史官之手，并作为档案被各代政府保存下来。《墨子·贵义》：“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足见周代之前，夏、商两代政府档案积存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周公是一位极为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受周公的影响，有周一代的政府档案积存的数量恐怕比夏、殷两代还要多。正因为如此，在周代便已经设立了保存这类档案及书籍的机构叫“守藏室”，并为这个机构设立长官叫“守藏室之史”，著名哲学家老子就曾经担任过这样的长官。

史官在远古时代有过一段显赫的历史。《尚书·皋陶谟》：“钦四邻。”《尚书大传·皋陶谟》：“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丞，就是史官。《大戴礼记·保傅》：“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去膳。夫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于是有进膳之旂，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史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攘；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长有

道也。”四邻又称四圣“其爵视卿，其禄视次国之君也”，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可以想见。《大戴礼记·保傅》所记是周初的历史，史的地位虽较远古有所下降，但权力依然很大。随着集权于中央的帝制日趋巩固以及君主与权臣权力的无限膨胀，史官的地位日趋下降。到了春秋时代下降的趋势更加严重，深受后人崇敬的齐大史兄弟二人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另外，史籍的保存也成了严重问题。《孟子·万章下》：“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些史籍因“恶其害己”而遭到诸侯的销毁。这种情况当然不会自孟子时始，恐怕在春秋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面对这种情况，史籍的散佚就更加不可避免。《墨子·贵义》：“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墨子和惠子能够拥有那么多的书，当然与史籍的散佚有关。

古代的史官制度造就了史官这一特殊的文化团体。而这一文化团体随着社会变迁也在不断地沉浮变迁。在这种沉浮变迁中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史官，《尚书》各篇就是在这批优秀史官手中被保存下来，而且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加工、润色、整理，使之日臻完美。

《尚书》的编纂并非自孔子始，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人编纂了。《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僖公二十七年为公元前633年，赵衰以郤穀“说礼乐而敦《诗》、《书》”为由推荐他为三军元帅，并明确指出“《诗》、《书》，义之府也”，可见在此之前《诗》、《书》早就已经编纂成书了，早于孔子至少在一百年以上。其具体内容虽不可确考，既然这部《书》被赵衰称之为“义之府”，所引《夏书》文字又见于今文《尚书·皋陶谟》，可以推断，其中当有不少篇章也被孔子收入所编纂的《书》之中。

孔子是一位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的教育家，大约在三十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授徒讲学。既要讲学，就必须要有教材。可以想见，孔子为了教

学的需要不断搜集资料，这些教材是在教学中根据搜集来的资料经过不断地补充修订逐渐完备的。《史记·孔子世家》：“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据此，孔子正式而系统地编纂《尚书》当在四十余岁之后。

《尚书》孔安国《序》说：“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迄于周。芟夷烦乱，剪裁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段话大体上是符合《尚书》实际情况的。“芟夷烦乱，剪裁浮辞”说明孔子在编纂《尚书》时，对《尚书》各篇又作了润色和修改。“垂世立教”说明编纂《尚书》不但是为了教学，更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以教育后人。

《尚书》在流传中，经历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浩劫，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残本而非全貌了。这个残本得以流传至今，其功首推伏生、孔安国二人，其次则是孔颖达。两汉时代虽有多种《尚书》版本流传，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伏生所传今文二十八篇，孔安国所传古文二十五篇。今文二十八篇在西汉时代立于学官，受官方支持公开传授，古文二十五篇未立于学官，加上其内容为官方所忌，只能私下传授。东晋时为豫章内史梅賾所献的《尚书》为今、古文合编本，唐代初年孔颖达奉唐太宗之命修《五经正义》，于《尚书》所使用的就是梅賾所献的本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实为五十八篇，见颜师古注），为了凑够五十八篇之数，梅本从今文《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又将《盘庚》分作上、中、下三篇，这样一来，今文《尚书》便从二十八篇变成三十三篇，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合在一起恰好为五十八篇。其实即便五十八篇也是残本并非先秦的旧本，何况将汉代公开传授的只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割裂为三十三篇已非汉本之旧，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尊重事实，不如仍将今、古文分开为妥。故本书恢复汉代今文《尚书》的旧本二十

八篇，并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分开处理。

## 二 《尚书》的内容

首先谈今文《尚书》的内容。今文《尚书》虽只有二十八篇，但内容却十分丰富，本次出版，限于篇幅只涉及思想，文学方面从略。就思想方面而言，只谈到“敬天保民”。这的确是今文《尚书》思想内容十分突出、十分重要的一点；但仅限于这一点是不够的，借此次出版机会补充三点：

一、“知稼穡之艰难”，“知小人之依”。这是周公在《无逸》篇中告诫成王的两句话。这两句话有其内在联系：只有了解稼穡的艰难，才能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在周公看来这是圣明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并以此谆谆告诫成王；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以宽广的襟怀和同情人民疾苦的心态了解民意民情以察知执政得失。值得细加体味的是最后一段话，兹将这段话的译文引述于下：

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到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圣明的君主。有人告诉他们说：‘小人在怨你骂你。’他们便更加恭敬地按照规矩办事。他们有了过错，便毫不掩饰地说：‘这是我的过错。’实在是这样，他们不但不敢含怒，而且很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以便察知自己政治上的得失。不听这些话，人们之中有的就会互相欺骗诈惑。如果有人告诉你：‘小人在怨你骂你。’你应当认真考虑这些话。可是，如果你却这样执政：不把法度放在心里，不宽绰自己的胸怀，乱罚那些无罪的人，妄杀那些无辜的人。这样，必然会民心同怨，人们便会把愤怒的情绪聚集在你的身上。”

周公说：“唉！王啊，你可要以这些作为鉴戒啊！”

多么令人深思！从《无逸》全篇来看，此篇较之周公其他各篇诰文更为深刻。

二、礼让。这也是圣明君主所必须具备的品德。《尧典》：“允恭克



让。”这是说尧所具备的品德。不但尧具有这种品德，在《尧典》、《皋陶谟》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时，尧、舜、禹均表现出真诚的“礼让”。在尧、舜任命大臣的时候，大臣们也都表现出这种真诚的“礼让”。而这种“礼让”说明这些人没有把“权位”看成是个人私产！这种崇高品质可以永远垂范后世，也是古人留给后世的最有价值的精神遗产！

三、知过而能改。从政者在执政过程中出现错误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出现错误之后是文过饰非，还是知过而能改，这是对执政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今文《尚书》最后一篇《秦誓》所写的秦穆公便是一个知过而能改的典型。秦穆公对所犯错误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作了诚恳的检讨而且深刻地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邦之机隍，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作为国君位高而权重，他与一般人不同，其错误所影响的是一个国家的安危，远非一般人可比。秦穆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确值得肯定。孔子将此篇作为末篇收入《尚书》，其用意之深远也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谈古文《尚书》的内容。古文《尚书》的内容同样十分丰富，这里也仅从思想角度来谈。古文《尚书》第一篇是《大禹谟》，此篇是记录舜禅位于禹一事的重要文献。舜在禅位于禹时说了这样的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这四句话在此篇“题解”中已作简要分析，需要指出的是，自宋、明以后对这四句话，相当多的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这是古文《尚书》的伪造者拼凑而成。这种见解，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尧典》所载“蛮夷猾夏，寇贼奸宄”，便是“人心惟危”的写照。《皋陶谟》所说的“九德”以及《大禹谟》所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就是“道心”。尧、舜、禹执政的实践和体验，正是对“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最为扼要的总结。就思想角度而言，这四句话正是古文《尚书》的总纲和精要所在。所谓社会，就政体而言无非由君、臣、民三种人组成。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君，什么样的人可以

为臣，君和臣各以什么样的理由和地位存在着，与君、臣相对应的民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古文《尚书》各篇从不同方面作了回答。

首先谈“君”。“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仲虺之诰》），这句话肯定了“君”存在的理由及必要性。“一人元良，万邦以贞。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太甲下》），“一人”指君而言，就是说只有好的（“元良”）国君才能导致国家永远美好。这样的国君是怎样产生的呢？“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泰誓上》），就是说天为了佑民而“作之君”，这个说法表面看来似乎虚无缥缈，其实不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同上），在这里“天意”与“民欲”完全统一了起来。“天意”即“民欲”，“民欲”即“天意”。而且“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蔡仲之命》），“天意”与“民心”无亲无常而是“惟德是辅”、“惟惠之怀”。就是说君格的资格是由“民意”、“民心”决定的。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这个说法就是从古文《尚书》发展而来。在《伊训》、《周官》等篇中提出君（也包括臣）应当遵守的规范，就是据此制定的。

其次谈“臣”。这是古文《尚书》最具特色一面。古文《尚书》中的《尚书》共十篇，其中五篇是伊尹的诰文或训文，三篇是关于傅说的命文。分量之重以伊尹为最，其次为傅说。就身份而言，二人均为大臣；就出仕的情况来看，也有共同点：均是由君主主动“求”来的。当然，“求”的方式各有不同。对于伊尹，按汤的说法是“聿求元圣”（《汤诰》），就是说商汤以大圣人的规格将伊尹“求”来的。至于“求”的具体情况，古文《尚书》没有具体说明，而墨子与孟子则有所补充。先看墨子的补充：“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

‘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药此，食之则耳加聪，目加明，则吾必说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于我国也，譬之良医善药也。而子不欲我见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墨子·贵义》）再看孟子的补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囁囁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孟子·万章上》）按孟子的说法“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按《墨子》的记载“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耕于有莘之野”说明伊尹的身份原本就是农民，墨子的御者称之为“贱人”，两处记载大体相同。至于传说原本是筑于傅岩的“胥靡”（刑徒），地位更低，然而在高宗的心目中却是“良弼”且“良臣惟圣”（参见《说命》三篇及其“题解”），并且是使“百工营求之野”“求”来的。在平民、“胥靡”中出现“圣人”，这是古文《尚书》给我们提供的亮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尹、传说在与各自君主的交往中所体现出的君臣关系。伊尹和君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伊尹和太甲二人身上。太甲是商汤的长孙，继位为王之后，不遵其祖成汤之法，肆意妄为。伊尹在屡谏不听的情况下，采取断然措施，将太甲流放于桐宫，使其悔过自新。这期间伊尹代行天子职权，三年之后，太甲诚心悔过，伊尹又还政于太甲。孟子对伊尹的作为给予极高的评价，赞誉为“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不为过誉。再者伊尹还政于太甲时，竟然

互行“稽首拜手”之礼，可见在古文《尚书》中君与臣的关系是对等的。这一点在傅说与高宗的关系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高宗不仅把傅说当作可以完全信赖的大臣看待，更把傅说当作老师看待，对傅说的恭敬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古文《尚书》给我们提供的又一个更为突出的亮点。

最后谈“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古文《尚书》对“民”的定位。随着定位而来的便是对“民”的态度。“民可近，不可下”（同上），就是说对“民”的态度只能是亲爱而不能轻视疏远。这比今文《尚书》“敬天保民”的思想似乎又进了一步，同时还规定了了解民意的方法和渠道：“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胤征》）

由以上可以看出古文《尚书》针对君、臣、民组成的社会架构提出了完整的施政方针和具体措施。这些方针和措施包涵着系统而又深邃的政治理念，它应该不是靠简单的拼凑便可以伪造出来的。它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我们应当倍加珍惜，似不可弃之如敝屣！

《尚书》所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决非一篇短文能够说清楚。本书“前言”仅就编纂流传、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要点加以概述。

本书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本）为底本而略有改动。首先，无论今文或古文仍按底本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今文篇目则按本书体例将《尧典》、《舜典》合为一篇，篇名为《尧典》，并将《舜典》前多出的二十八字删去；《顾命》、《康王之诰》合为一篇，篇名为《顾命》；《盘庚》虽分作上、中、下，但仍为一篇不作三篇。今文、古文分开后，各篇仍以底本顺序排列，仅存篇名而无正文者则不再列出篇名。其次，今文二十八篇既为伏生所传，各篇之前的《孔序》则应予删除。古文二十五篇为孔安国所传，各篇前的《孔序》在“题解”中列出，并列《史记》中相关记载以供参考。最后，无论今文、古文各篇正

文均以底本为据,不过有些地方也酌取古、今学者的校勘成果,对此相关注释中均有说明,请读者注意参阅。

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予鉴谅并指正!

王世舜

2011年7月

于京郊守拙斋





## 目 录

前言 ..... 1

今文尚书 ..... 1

### 虞 书

尧典 ..... 3

皋陶谟 ..... 32

### 夏 书

禹贡 ..... 53

甘誓 ..... 92

### 商 书

汤誓 ..... 96

盘庚 ..... 100

    盘庚上 ..... 102

    盘庚中 ..... 111

    盘庚下 ..... 118

高宗彤日 ..... 124

西伯戡黎 ..... 128

微子 .....	132
----------	-----

### 周 书

牧誓 .....	138
洪范 .....	142
金縢 .....	159
大诰 .....	166
康诰 .....	178
酒诰 .....	196
梓材 .....	209
召诰 .....	215
洛诰 .....	228
多士 .....	242
无逸 .....	252
君奭 .....	262
多方 .....	275
立政 .....	289
顾命 <small>康王之诰</small> .....	302
吕刑 .....	317
文侯之命 .....	334

费誓 .....	339
秦誓 .....	344
古文尚书 .....	349
<b>虞 书</b>	
大禹谟 .....	351
<b>夏 书</b>	
五子之歌 .....	367
胤征 .....	373
<b>商 书</b>	
仲虺之诰 .....	379
汤诰 .....	385
伊训 .....	389
太甲 上 .....	395
太甲 中 .....	400
太甲 下 .....	404
咸有一德 .....	408

说命 上 .....	413
说命 中 .....	418
说命 下 .....	422

### 周 书

泰誓 上 .....	428
泰誓 中 .....	433
泰誓 下 .....	438
武成 .....	442
旅 葬 .....	449
微子之命 .....	454
蔡仲之命 .....	459
周官 .....	464
君陈 .....	474
毕命 .....	480
君牙 .....	487
冏命 .....	491

# 今文尚书

王世舜 译注







## 虞书

# 尧典

### 【题解】

《尧典》一文，虽在今文二十八篇之内，但文字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仍然是聚讼未决的问题。古人以为出于尧时，这当然是不足信的。因为，根据目前考古学所掌握的材料，尧时还不可能有文字记载。同时文章开始的“曰若稽古”四字，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其中史实，是后人依据传闻整理而成，决非当时记录。

今人对《尧典》文字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有以下几种意见：一、郭沫若先生以为是战国时代的东西，作于子思之徒（《十批判书》第2页）；二、范文澜先生以为“大概是周朝史官掇拾传闻，组成有系统的记录”（《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93页）；三、顾颉刚先生认为《尧典》是秦汉时的作品（张西堂《尚书引论》第174页引）。当然，这些意见都仅仅是推测，究竟作于何时，恐怕是很难确定的。

根据上面几种意见，《尧典》的写作最早不早于殷末周初，最晚不晚于秦汉。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当作《尧典》的流传时期。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后人的不断润色或附益，因而也就有了从殷末周初到秦汉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的时代色彩。

《尧典》究竟有没有史料价值？我们认为尽管文中有后人的增益或润色，但其中也确有真实的记录，不能完全抹杀其史料价值。范文澜先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广告宣传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http://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生说，“其中‘禅让’帝位的故事，在传子制度实行已久的周朝，不容有人无端发此奇想，其为远古遗留下来的史实，大致可信”。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公允的，恰当的。竺可桢先生依据《尧典》中四仲中星的研究，认为那是殷末周初的天文记录。法国人卑奥根据马融以前对《尧典》的四仲中星的解释，推断出那是公元前 2357 年的二分二至的所在点，从而证明《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确实是尧时的天文记录（详见高鲁《星象统笺》）。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一文中认为，《尧典》“所谓四方之民与鸟兽者，亦与甲骨文及《山海经》之四方名及风名合”。其次，文中“出日”、“入日”、“河宗”、“岳宗”和日月星的祭典，甲骨文中也有记载。由此可见，《尧典》的内容并非全无事实依据。

《尧典》中所记的，基本是尧和舜的事迹，因此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始至“帝曰钦哉”，是尧的事迹。这一部分可分作四段：第一段，概括地介绍了尧的品德及其功劳；第二段，介绍当时制定历法的情况；第三段，记叙当时选拔官吏的情况；第四段，写了议定酋长候选人的情况。头一段是总叙，下面三段分别记载了尧一生中的三件大事。第二部分从“帝曰钦哉”以下，所记都是舜的事迹。可分三段：第一小段记叙舜在经受许多考验后，即位就职的情况；第二小段记叙了巡守，区划疆土，制定刑法，以及处罚共工、驩兜、鯀，战胜三苗等大事；第三小段写任用百官的情形。

这些记载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公天下”时期的真实情况，除了上面所说的禅让帝位的事情之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百官的任命以及君主入选的议定，都是经过大家商议之后才决定的，这是后代君主一人专断的“私天下”社会所不可能出现的情形；二是人民群众对功劳卓著的大酋长的衷心爱戴，比如文中记载尧死时“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当时功绩卓著的大酋长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怎样崇高的敬意。恩格斯说：“文明国家底一个最低级的警官，都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关总计起来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底

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政治家或统帅，也许要羡慕那对待极平凡的氏族首长的自发的及无可争辩的尊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5页）以上三件事，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应当予以重视。

其次，与苗人的战争以及刑法的制定，也是不容忽视的史实。根据先秦古书的记载，与苗人的战争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尧、舜、禹三代都曾和苗人发生过战争，而且都以苗人失败告终。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说尧和舜曾经“窜三苗于三危”，又曾经“分北三苗”，对失败者不是残酷的杀戮而是采取流放的办法。这种处理方式与古文《尚书·大禹谟》所提出的“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文中“象以典刑”以及皋陶作士的记载，也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孔子依据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将中国古代社区分为“大同”和“小康”两种类型。尧舜时代显然就是“大同”时代，而夏、商、周三代，显然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康”时代。“三代之英”，按孔子的说法显然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孔子又把这六人称为“六君子”。禹居于首位，禹的时代应当就是从“大同”时代到“小康”时代的过渡时代（参见《礼记·礼运》）。

此外，文章中还记载了劳动人民在长期艺术创作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诗言志，歌永言”。这条经验为以后文学艺术的发展指出了健康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深刻的良好影响。

当然，文中的史实也有许多是后人增益的，反映封建社会的成分还很多，比如大一统的思想、统一律度量衡的记载，以及五服制度等都属这一类，因此在使用本文所提供的历史资料时，是需要慎重地加以甄别的。

曰若稽古<sup>①</sup>，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sup>②</sup>，允恭克让<sup>③</sup>，光被四表<sup>④</sup>，格于上下<sup>⑤</sup>。克明俊德<sup>⑥</sup>，以亲九族<sup>⑦</sup>。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sup>⑧</sup>。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sup>⑨</sup>。

### 【注释】

- ①曰若稽古：古时成语，常作发语词，用于称述前代著名人物言行的开端。曰若，语词无义。稽，考。古，指古时传说。
- ②钦：郑玄说：“敬事节用谓之钦。”敬事，指处理政务严肃恭谨。明：指明察。安安：温和。《尚书考灵耀》作“晏晏”。《尔雅·释训》：“晏晏，柔也。”
- ③允：诚实。恭：恭谨，对自己的职责不敢懈怠。克：能够。让：让贤。《国语·晋语》：“让，推贤也。”郑玄说：“推贤尚善曰让。”
- ④光：郑玄作“光耀”解。王引之不同意郑的解释，根据戴震的意见并加以修正，以“光”当作“广”字解（《经义述闻》卷三）。其实“光”的本意就是光明。《说文》：“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这个字在甲骨文中也是由“火”和“人”二字组成的。再者，细味原文也觉不必从假借角度训释，而径作“光明”讲于义为长，故舍戴、王所立之新义而从郑注。四表：四方极远的地方。
- ⑤格：至。上：指天。下：指地。
- ⑥克：能够。明：显明，此处谓任用提拔，以资表彰。俊德：才德兼备的人。俊，才智过人者称俊。
- ⑦九族：今古文两家所说不同。据《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的注疏所引，今文家夏侯、欧阳以为九族系异姓亲族，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汉代今文学家重要典籍《白虎通》一书的《宗族篇》取此说。东汉古文学家马融、郑玄的《尚书》注，郑玄《诗·小雅·常棣》笺，《礼记·丧服小记》注均以九族为同宗，即以自己为本位，上推四代（父、祖、曾祖、高祖），下推四代（子、孙、曾孙、玄孙），合称九族。《孔传》采此说。此后封建社会立宗法、定丧

服，皆以此为准。译文采古文家说。

⑧平：当为“采”（biàn，非“采”），因字形相近致误。采，辨别（采曾运乾《尚书正读》说，另见《辞源》商务印书馆版第四册第3143页）。

章：章明。百姓：百官族姓。

⑨黎民于变时雍：《史记》无此句，或以为衍文。黎民，众民。黎，众。于变，意指随尧的教化而变。时，通“是”。雍，和。

### 【译文】

考察古时传说，帝尧的名字叫做放勋。他恭敬地处理政务并注意节约，明察是非，态度温和，诚实恭谨，能够推贤让能，因此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以至于上天下地。他能够举用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族人都亲密地团结起来；族人和睦团结了，便又考察百官中有善行者，加以表彰，以资鼓励。百官中的事务处理得妥善了，又努力使各个邦族之间都能做到团结无间，亲如一家。天下臣民在尧的教育下，也都和睦相处起来。

乃命羲和<sup>①</sup>，钦若昊天<sup>②</sup>，历象日月星辰<sup>③</sup>，敬授民时<sup>④</sup>。  
分命羲仲，宅嵎夷<sup>⑤</sup>，曰暘谷<sup>⑥</sup>。寅宾出日<sup>⑦</sup>，平秩东作<sup>⑧</sup>。日中<sup>⑨</sup>，星鸟<sup>⑩</sup>，以殷仲春<sup>⑪</sup>。厥民析<sup>⑫</sup>，鸟兽孳尾<sup>⑬</sup>。申命羲叔，宅南交<sup>⑭</sup>，曰明都<sup>⑮</sup>。平秩南讹<sup>⑯</sup>，敬致<sup>⑰</sup>。日永<sup>⑱</sup>，星火<sup>⑲</sup>，以正仲夏。厥民因<sup>⑳</sup>，鸟兽希革<sup>㉑</sup>。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sup>㉒</sup>，平秩西成<sup>㉓</sup>。宵中<sup>㉔</sup>，星虚<sup>㉕</sup>，以殷仲秋。厥民夷<sup>㉖</sup>，鸟兽毛毳<sup>㉗</sup>。申命和叔，宅朔方<sup>㉘</sup>，曰幽都<sup>㉙</sup>。平在朔易<sup>㉚</sup>。日短<sup>㉛</sup>，星昴<sup>㉜</sup>，以正仲冬。厥民隩<sup>㉝</sup>，鸟兽氄毛<sup>㉞</sup>。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sup>㉟</sup>，以闰月定四时<sup>㊱</sup>，成岁。允厘百工<sup>㊲</sup>，庶绩咸熙<sup>㊳</sup>。”

## 【注释】

- ①羲和：羲与和是同族两氏，分别为重与黎的后代，相传重黎氏世掌天地之官，故尧使其后代中的贤能者继续担负这种职务（详见《国语·楚语》）。
- ②钦：敬。若：顺。昊(hào)天：上天，当指上帝。
- ③历：推算岁时的方法。象：动词，意谓观察天象。日月星辰：这里当指其运行规律，省略中心词。
- ④敬授民时：指制定历法。民，《孔传》本作“人”。《史记》、《汉书》及《大传》郑玄注均作“民”，从之。
- ⑤宅：居住。嵎(yú)夷：东方之处。古人说法不一，现在无从确考其处。
- ⑥暘(yáng)谷：亦传说中之地名，相传为日出之处。
- ⑦寅：敬。宾：迎接。
- ⑧平：与“平章百姓”的“平”一样是“采”字之误。下文“平秩南讹”、“平秩西成”、“平在朔易”的“平”同为“采”字之误。秩：次第。作：兴起。此处兼含二义：指太阳升起，又指生产劳动。
- ⑨日中：古时称春分为日中，因为春分这天，白昼与夜晚时间相等，故称日中。
- ⑩星鸟：即二十八宿中的星星。不说星星而说星鸟，是为避免重词。古人分二十八宿为四象，每象包括七宿，星宿是南方朱雀七宿中的一宿，朱雀为鸟名，故说星宿为星鸟。
- ⑪殷：正，谓确定。仲春：春季第二月。一年为四季，每季三个月，第二个月称为仲。
- ⑫厥：其。析：分散开来。
- ⑬孳(zī)尾：生育繁殖。《孔传》：“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列子·黄帝》：“孳尾成群。”张湛注：“孳尾，牝牡相生也。”
- ⑭宅：住。交：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交”是指交趾，因为古书中有

一些关于尧抚交趾的记载；一种认为是指春夏之交，即时季交接的开始。这两种说法都可讲通，不过《尧典》所说的地方多渺茫难于稽考，故译文从第二种说法。

- ⑮曰明都：近人曾运乾说：“‘曰明都’，依郑注增。郑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磨灭也。’按依上下文‘曰暘谷’、‘曰昧谷’、‘曰幽都’例，‘宅南交’下必实指其地名。郑知为‘曰明都’三字，必有所据，今未知其审。”（《尚书正读》）
- ⑯讹：发动。《诗·小雅·无羊》：“或寝或讹。”传：“讹，动也。”此处当是指太阳的运转。
- ⑰致：当作“至”，犹言到来。
- ⑱日永：即夏至，因为夏至这天白昼最长，所以古人称夏至为日永。
- ⑲星火：即火星，是二十八宿中的心星。古人以为黄昏时，心星出现在南方便是仲夏。
- ⑳因：谓就高地而居。
- ㉑希革：意言毛稀，夏天暑热，故鸟兽毛稀。希，稀疏。革，皮。
- ㉒寅：敬。餼：送行。纳日：入日，落日。
- ㉓西：指太阳向西运转的情况。成：谓秋天收获之事。
- ㉔宵中：秋分时昼夜时间相等且气温适中，古人因称秋分为宵中。
- ㉕星虚：即虚星，属二十八宿，古人根据虚星的运行情况，考定仲秋的节气。
- ㉖夷：平，此处当指平地。夏天人们就高地而居，秋天人们又回到原野上，从事秋天的劳作。
- ㉗毳(xiǎn)：《玉篇》解作毛更生；《说文》解作仲秋鸟兽毛盛，可选取以为器用。两说均通。
- ㉘朔方：九州的极北处。
- ㉙幽都：指幽州。
- ㉚在：观察。朔易：指太阳从南向北运转。朔，北方。易，变易，此

处意为运转。

⑳日短：古人称冬至为日短，因为这天白昼最短。

㉑星昴(mǎo)：即二十八宿中的昴星。

㉒隩(yù)：内，谓冬天入室内居住，避寒取暖。

㉓毳(rǒng)：指密细之毛。

㉔期(jī)：一周年。有：通“又”。

㉕以闰月定四时：古历一年是十二个朔望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总计是三百五十四天，比一年的实际天数少十一天又四分之一天，积三年便相当一个月以上的的时间，所以必须置闰。

㉖允：信。厘：治。百工：百官。

㉗庶：众。熙：兴。

### 【译文】

于是便命令羲和，恭谨地遵循上天的意旨行事，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行情况来制定历法，以教导人们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又命令羲仲，住在东方海滨，名叫暘谷的地方。恭敬地等待着日出，并通过观察来辨别不同时期日出之特点。以昼夜平分的那天作为春分，并以鸟星见于南方正中之时作为考定仲春的依据。这时人们分散在田野里劳作，鸟兽也顺时生育繁殖起来。又命令羲叔，住在太阳由北向南转移的地方，这地方叫做明都。在这里观察太阳向南移动之次第，以规定夏天所应该从事的工作，并恭敬地等待着太阳的到来。以白昼时间最长的那天为夏至，并以这天火星见于南方正中之时，作为考定仲夏的依据。这时人们住在高处，鸟兽的毛也都稀疏起来。又命令和仲，住在西方名叫昧谷的地方，以测定日落之处，恭敬地给太阳送行，并观察太阳入山时的次第，以规定秋季收获庄稼的工作。以秋分这天昼夜交替的时候和虚星见于南方正中的时候，作为考定仲秋的依据。这时，人们离开高地而住在平原，从事收获庄稼的劳动，这时鸟兽毛盛，可以选用。又命令和叔，居住在北方叫做幽都的地方，以观察太阳从南向北运行的情

况。以白昼最短的那天作为冬至，并以昴星见于南方正中的时候，作为考定仲冬的依据。这时，人们都住在室内取暖，鸟兽为了御冬，毛长得特别密细丰盛。尧说：“唉！羲与和啊！望你们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周期，剩下的天数，每三年置一闰月，以推定春夏秋冬四时而成岁。由此规定百官的职务，这样许多事情便可以顺利进行了。”

帝曰：“畴<sup>①</sup>，咨<sup>②</sup>，若时登庸<sup>③</sup>？”放齐曰<sup>④</sup>：“胤子朱<sup>⑤</sup>。启明<sup>⑥</sup>。”帝曰：“吁<sup>⑦</sup>！黜讼<sup>⑧</sup>，可乎？”

### 【注释】

①畴：疑问代词，谁。

②咨：语气词，表示叹息。

③若：顺。时：四时。登：得。庸：功。依据传统说法，尧之末年，羲和的几个儿子都已老死，无人担任司天授时的职务，所以尧征询大家的意见，选择贤能的人来担任这项职务。

④放齐：人名。尧的臣子。

⑤胤(yìn)：后嗣。朱：即尧的儿子丹朱。

⑥启明：指智慧通达。启，开。

⑦吁：语气词，表示惊讶。

⑧黜(yín)：口不道忠信之言。讼：《史记》易为“顽”，谓愚鲁。

### 【译文】

尧说：“唉！谁能顺应四时的变化获得功绩呢？”放齐说：“你的儿子丹朱，聪明能干，可以让他担任这项职务。”尧说：“唉！像他那样愚鲁而不守忠信的人，可以担任这种职务吗？”

帝曰：“畴，咨，若予采<sup>①</sup>？”驩兜曰<sup>②</sup>：“都<sup>③</sup>！共工方鸠僝

功<sup>④</sup>。”帝曰：“吁！静言庸违<sup>⑤</sup>，象恭滔天<sup>⑥</sup>。”

### 【注释】

①若：顺从。予：我。采：事，办理政务。

②驩兜(dōu)：人名。尧时大臣，相传他与共工互相吹捧，狼狈为奸，为四凶之一。

③都：表示赞美的语气词。

④方：读如“旁”，大。鳩：聚集。僭(zhàn)功：功事已显现，犹言取得一定成绩。僭，显现。

⑤静言：漂亮而巧伪的话。静，善美，引申为巧伪。庸：用。违：指做违背命令的坏事。

⑥恭：谓貌似恭敬。滔天：谓轻慢国君。滔，通“慆”，轻慢。天，指国君。

### 【译文】

尧说：“唉！谁能够根据我的意见来办理政务呢？”驩兜说：“哦！还是共工吧！他现在在安集民众方面已经取得一定功效了。”尧说：“唉！这个人很会说些漂亮而巧伪的话，但却阳奉阴违，貌似恭敬，实际上对国君十分轻慢。”

帝曰：“咨！四岳<sup>①</sup>，汤汤洪水方割<sup>②</sup>，荡荡怀山襄陵<sup>③</sup>，浩浩滔天<sup>④</sup>。下民其咨，有能俾乂<sup>⑤</sup>？”兪曰<sup>⑥</sup>：“於<sup>⑦</sup>！鲧哉<sup>⑧</sup>。”帝曰：“吁！咈哉<sup>⑨</sup>，方命圯族<sup>⑩</sup>。”岳曰：“异哉<sup>⑪</sup>，试可乃已<sup>⑫</sup>。”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 【注释】

①四岳：原是古代的一座丛山，这里为官名或臣名。

- ②汤汤(shāng):水流动。方:通“旁”,普遍。割:害。
- ③荡荡怀山襄陵:《孔传》:“荡荡,言水奔突有所涤除。怀,包。襄,上。”
- ④浩浩:水势盛大。滔:漫,遮蔽。
- ⑤俾(bǐ):使。乂(yì):治理。
- ⑥金(qiān):都。
- ⑦於(wū):叹词。
- ⑧鯀(gǔn):神话人物,尧时大臣。
- ⑨拂(fú):违背,乖戾。
- ⑩方命:郑玄解释说:“谓放弃教命。”孙星衍说:汉时俱读“方”为“放”。圯(pǐ):毁。
- ⑪异:不同。
- ⑫试可乃已:《史记》作“试不可用而已”。钱大昕说,古人语急,以不可为可。

### 【译文】

尧说:“唉!四方诸侯之长啊!奔腾呼啸的洪水普遍为害,吞没一切的洪水包围了大山,冲上了高冈,水势大极了,简直要遮蔽天空。在下的臣民都愁苦叹息,有谁能治理洪水,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呢?”大家都说:“哦!还是让鯀来担负这项责任吧!”尧说:“唉!这个人常常违背法纪,不遵守命令,危害同族的人。”四方诸侯之长说道:“我们听到的情况和你说的不一样,还是让他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再免去他的这项职务。”尧说:“去吧!鯀,可要恭敬地对待你的职务啊!”鯀治水九年,毫无功绩。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sup>①</sup>?”岳曰:“否德忝帝位<sup>②</sup>。”曰:“明明扬侧陋<sup>③</sup>。”师锡帝曰<sup>④</sup>:“有齔在下<sup>⑤</sup>,曰虞舜。”帝曰:“俞<sup>⑥</sup>!予闻,如何?”岳曰:“瞽



子<sup>⑦</sup>。父顽，母嚚，象傲。克谐，以孝烝烝<sup>⑧</sup>，又不格奸<sup>⑨</sup>。”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sup>⑩</sup>，观厥刑于二女<sup>⑪</sup>。厘降二女于妫汭<sup>⑫</sup>，嬪于虞<sup>⑬</sup>。帝曰：“钦哉！”

### 【注释】

- ①汝：你们。“汝”本指单数，此处作复数。庸命：郑玄注：“顺事用天命。”庸，用。巽：通“践”。《史记·五帝本纪》作“践”。
- ②否(pǐ)：鄙陋。忝(tiǎn)：谦词，辱，犹言不配。
- ③明明：前一个“明”是动词，谓明察；后一个“明”是形容词，谓贤明。扬：选拔举用。侧：古体“仄”。《说文》：“仄，侧倾也，从人在厂下。”陋：《尔雅·释言》：“陋，隐也。”故“侧陋”合言之，则有隐伏卑微之意。
- ④师：郑玄解作“诸侯之师”。《孔传》及《正义》均解作“众”，犹今语“大家”。译文从后一说。锡：赐，此处指赐言，犹今语提出意见。按，古时下对上也称“锡”，如《禹贡》：“九江内锡大龟。”
- ⑤鰥(guān)：古注均说无妻叫“鰥”，就字义而言，这种解释并无不妥。今人方孝岳据《尔雅·释诂》解作“病”（见所著《尚书今语》），这种解释比解作“无妻之人”合乎情理，故译文从之，译作“困苦”。
- ⑥俞：对话时表示肯定意义的副词。
- ⑦瞽(gǔ)：瞎子。相传舜的父亲是个瞎子，名瞽瞍(sǒu)，担任乐官。
- ⑧烝烝：王引之说：“谓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详见《经义述闻》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第70页）
- ⑨乂(yì)：治理，指处理家务。格：至。奸：邪恶。
- ⑩女(nù)：将女嫁人。时：通“是”，指示代词，当指舜。
- ⑪观：观察。刑：法。“刑”借为“型”，古时铸器之法称作“型”，故“刑”有法度之意。二女：尧的两个女儿。

⑫厘(lí): 飨, 命令。妫(guī): 河水名。洹(ruì): 河的弯曲处。《水经注》:“河东郡南有历山, 舜所处也, 有舜井, 妫洹二水出焉, 南曰妫水, 北曰洹水, 西径历山下。”把妫洹分作两条河, 恐不妥。汉儒马融及晋代皇甫谧等也都说是一条河。清代学者如王夫之、胡渭等均力主“洹”非水名。妫水在现在山西永济的南面六十里, 源出历山。

⑬嫫(pín): 嫁人为妇。虞: 舜的姓氏。

### 【译文】

尧说:“唉! 四方诸侯之长啊! 我在位七十年, 你们之中有谁能够顺应上帝的命令, 代替我登上天子大位的吗?”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我们的德行鄙陋, 不配登上天子的大位。”尧说:“应该考察贵戚中的贤人, 或是隐伏在下面, 地位虽然低贱, 实际上却是贤能的人, 还是使贤德之人登上帝位吧。”大家告诉尧说:“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苦的人, 名字叫做虞舜。”尧说:“是啊, 我也听说过这个人, 但他的德行到底怎样呢?”四方诸侯之长回答说:“他是乐官瞽瞍的儿子。其父心术不正, 其母善于说谎, 其弟象十分傲慢, 对舜的态度很不友好。而舜和他们却能和睦相处, 以自己的孝行美德感化他们, 家务处理得十分妥善, 家人也都改恶从善, 使自己的行为不至流于奸邪。”尧说:“让我考验考验吧!”于是决定把两个女儿嫁给舜, 通过两个女儿考察他的德行。尧命令在妫河的弯曲处举行婚礼, 让两个女儿做了虞舜的妻子。尧说:“恭谨地处理政务吧!”

慎徽五典<sup>①</sup>, 五典克从。纳于百揆<sup>②</sup>, 百揆时叙<sup>③</sup>。宾于四门<sup>④</sup>, 四门穆穆<sup>⑤</sup>。纳于大麓<sup>⑥</sup>, 烈风雷雨弗迷。帝曰:“格<sup>⑦</sup>! 汝舜。询事考言<sup>⑧</sup>, 乃言底可绩<sup>⑨</sup>, 三载, 汝陟帝位<sup>⑩</sup>。”舜让于德, 弗嗣。